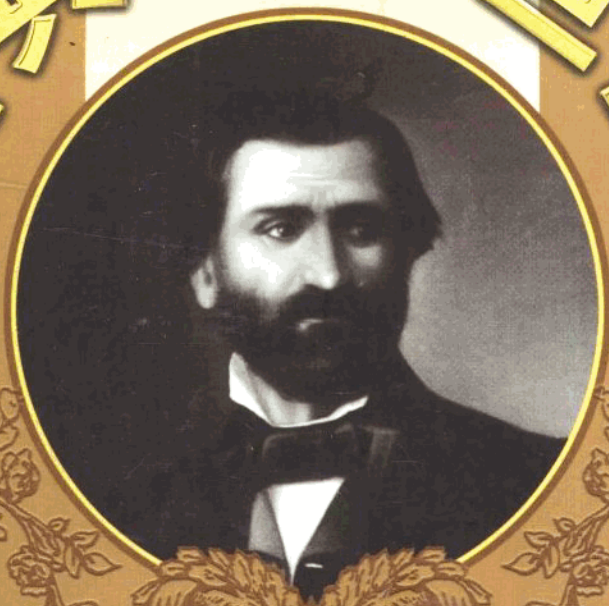


Classica
古典音乐巨匠



威尔第

西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寻梦	1
穷苦少年	2
美梦成空	4
崭露头角	7
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	8
第二章 好戏连台	9
第一部杰作	10
成功的背后	13
独树一帜	14
乘胜追击	15
第三章 “船奴岁月”	17
昙花一现	18
低谷迂回	19
第四章 曲折前行	21
伟大的悲剧	22
稳步前进	24
国事私事	25
过渡时期	28
第五章 三剧争辉	29
再度崛起	30
出手不俗	32
经典之作	33
第六章 高潮余波	35
教堂晚祷	36
点铁成金	38
精彩的假面舞会	39

第七章 再度辉煌	41
命运之力	42
瓦格纳的阴影	44
第八章 迷雾晨光	47
迷雾笼罩下的威尔第	48
尘世纷扰	49
迷雾中的荣光	51
悲凉的弥撒	53
第九章 凌云健笔	55
老骥伏枥	56
抒情歌剧之王	58
诀世名作	60
第十章 告别	63
蓦然回首	64
最后的日子	66
第十一章 威尔第生平事略表	69
第十二章 威尔第主要作品一览表	73



第一章

少年寻梦

出生于贫困农家的威尔第，对音乐有着痴情的热爱。怀着希望求学于米兰，无情被拒。身处逆境，意志更坚，创作上崭露头角，不想妻死儿亡，打击频至，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穷苦少年

1813年在世界音乐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德国诞生了瓦格纳，而意大利则诞生了威尔第。他们俩人不但成长为当时最杰出的音乐家，而且成为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巨匠。然而俩人的出生却有着天壤之别。瓦格纳长于温柔富贵乡，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而威尔第则从一出生就注定要走一条艰难的人生之路。

意大利北部帕玛省布塞托市附近有个农村，叫龙科莱，这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村中心有座教堂，农民们的房子稀稀落落地散立在四周，其中有一家饭馆兼杂货店。卡洛·威尔第夫妇就是这家店铺的主人，以贩卖咖啡、糖酒等杂货维持生计。卡洛有6代祖先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下来的，因此从他一出生起，这里也就成为了他永远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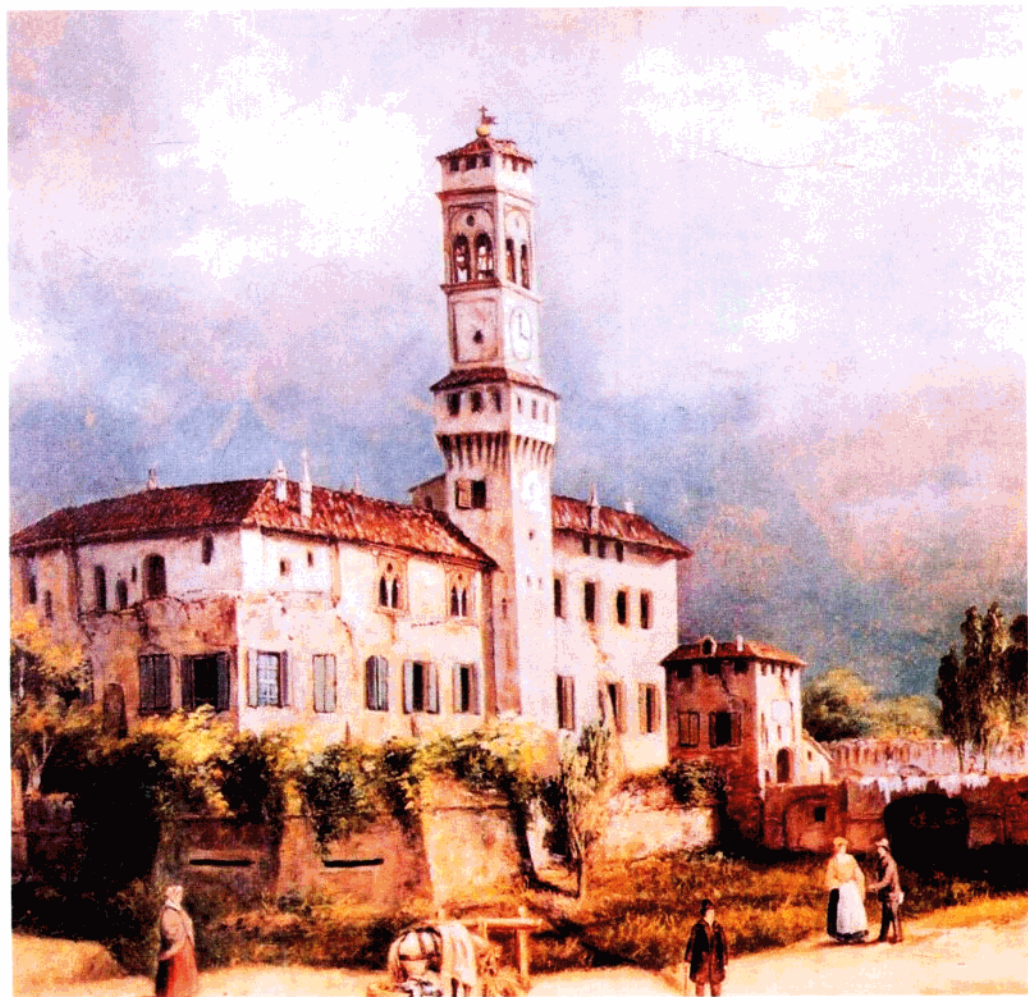
威尔第在龙科莱出生的房子。



威尔第肖像

卡洛于1805年1月3日和佩萨森的路易琪娅·乌蒂尼结为夫妇。她是一个酒店店主的女儿，沉默寡言，性格忧郁，好像总有不开心的事，整天愁眉不展。卡洛也生性不爱说话，两口子凑在一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却很少有话说。他们不关心局势的变化，只对自己的买卖精打细算，他们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活。

1813年10月10日晚上8点钟，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雨夜的宁静，卡洛夫妇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因为他们的儿子朱塞佩·福尔图尼诺·弗朗切斯科·威尔第诞生了。由于当时意大利北部正处于拿破仑的占领下，威尔第的名字被用法文记录为“约瑟夫·佛蒂宁·弗朗索瓦”。他的生日被记为10月9日，直到威尔第63岁以后才发现这一错误，索性将错就错。



布塞托市的一座城堡，为19世纪的一幅画作。威尔弟的音乐才华，也是在这个小镇被一位游唱乐人所发掘。

1813年是文艺出版上相当重要的一年。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雪莱的《麦布女王》相继问世；舒伯特完成他的第一首交响曲；贝多芬的第七号交响曲在维也纳首演；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第》和《阿尔及利亚的意大利女郎》也首演成功。史蒂文森制造成功的第一个蒸汽火车头在次年启用。

威尔弟的童年，既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又亲身经历了贫穷的折磨。他的性格很像他父亲，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孤僻古怪。村里的圣母教堂是威尔弟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因为他可以在那儿听管风琴音乐，

常常听得如痴如醉，不到乐师回家决不离开。有一次，他被美妙的琴音所吸引，连神甫几次吩咐他取水都没听到，因此他被神甫一脚踢下祭坛，此时他才如梦初醒。小小年纪的威尔弟心里想的梦里念的就是音乐。

威尔弟走向音乐殿堂的第一位领路人是教堂的一位管风琴师彼得洛·巴伊斯特罗基。威尔弟很小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音乐天赋，他能凭着惊人的记

记忆力一点不差地弹奏出所听到的旋律。他使这位管风琴师意识到：这个孩子将来必不寻常。不久他的学生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在他8岁那年，父亲为他买了架小型钢琴。一位名叫斯蒂凡诺·卡瓦莱蒂的邻居总是好心地为他免费修理。

1823年秋，10岁的威尔第来到布塞托，他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位不仅富有、品德高尚而且爱好音乐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吉。小镇上的“布塞托爱乐协会”常在他家练习和演奏。他认定威尔第身上有无穷的音乐潜能，只要精心培育，日后必成大器。



威尔第的岳父也是他的欣赏者安东尼奥·巴雷吉。



威尔第的音乐启蒙老师普罗韦西。在他的指导下，威尔第创作了不少器乐曲和宗教音乐。

威尔第寄住在在一个鞋匠家中学习音乐，他的刻苦努力和忘我精神深得巴雷吉的喜爱。不久，他把威尔第送进市立音乐学校，在这里威尔第认识了他的第二个老师费尔迪南多·普罗韦西，他是学院教堂的风琴师和当地音乐学校的校长，并兼任巴雷吉爱乐乐团的指挥。这位乐师担任了威尔第4年的音乐老师，不仅对他的琴艺影响很大，而且也对威尔第渴望自由、不善钻营的性格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普罗韦西的指导下，威尔第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世界中去。乡村少年的音乐之梦就这样开始了。他深深知道，前途必定充满荆棘，但他坚信一定能用天才和勤奋为自己的梦想画上圆满的句号。

美梦成空

威尔第十分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对巴雷吉的慷慨十分感激，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片好心，威尔第没日没夜地学习音乐的各种知识。当然他心中还有一个秘密：让音乐带他走出贫穷。他无法忘记那一年他因舍不得穿惟一的一双靴子，赤脚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又冷又饿，掉进了水沟，幸亏被一位过路的农夫救起才免于做水下冤魂。他下定决心，在音乐上出人头地，永远摆脱令他终生难忘的贫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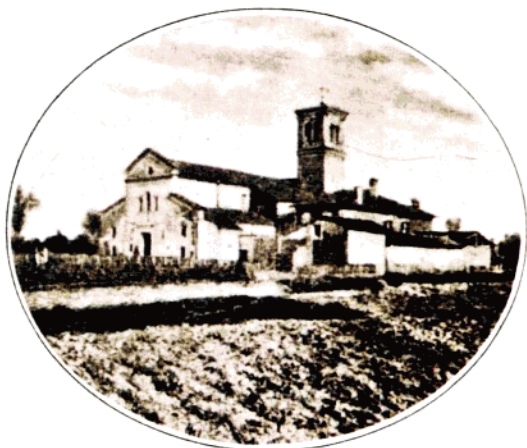
1828年，威尔第已是15岁的少年。这一年，一个巡回演出团在布塞托剧院上演了罗西尼的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威尔第为该剧写的一首序曲获得很大



威尔第小时担任神父的赞礼童，因被美妙的音乐吸引而忘了自己的职责，被愤怒的教士踢了一脚，图为匿名画家的讽刺画。



威尔第的第一个妻子
玛格丽塔·巴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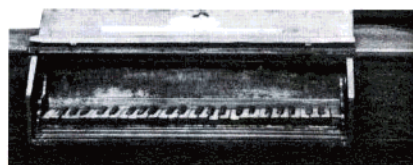


威尔第接受洗礼的圣马克教堂。
威尔第长大后成为一名无神论者，
即便是陪妻子去，也是在外面等
待，从不踏进教堂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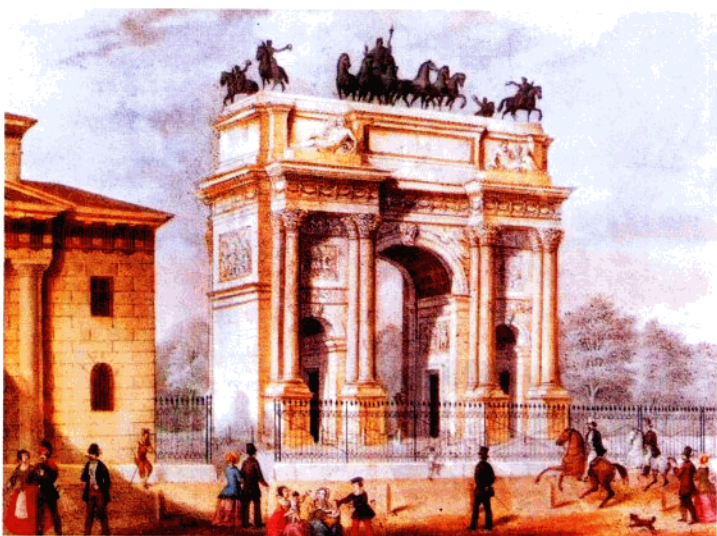
成功，小城沸腾了。

巴雷吉对威尔第的情意日益加深，犹如慈父一般呵护关怀着威尔第。1831年5月，他把威尔第接回自己家中精心培育。巴雷吉的长女玛格丽塔是一位温柔美丽的姑娘，师事威尔第学习唱歌和钢琴，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迸发出爱的火花，双双坠入爱河。初恋的甜蜜使威尔第纾减了贫穷带来的烦恼。

巴雷吉决定为他未来的女婿安排一个最好的前程。他决定送威尔第去米兰，因为在布塞托他不可能学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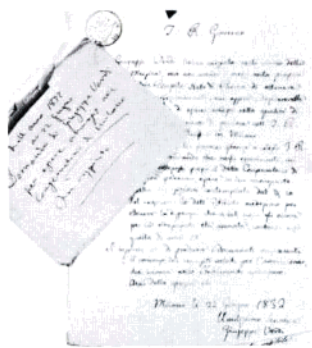
威尔第拥有的第一架史皮奈特
钢琴，是其父于1820年给他买的，
他终身保有它。



米兰的斯卡拉广场，在巴雷吉的资助下，威尔第前往米兰，
随斯卡拉剧院的钢琴师拉维尼亚学习作曲。

更多的东西了。普罗韦西说威尔第“这个天才今天正在诞生，他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祖国最优秀的人物”，这更让巴雷吉坚定了自己的打算，让威尔第到米兰去闯一闯。他劝卡洛去一家救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为儿子申请一笔资助金。威尔第日夜盼望佳音传来，苦心人天不负，卡洛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去米兰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了。

1832年夏天，威尔第满怀喜悦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米兰。他的第一任老师有个侄子彼特罗·西莱蒂住在米兰，威尔第就与他住在一起。



1832年威尔第申请就读米兰音乐学院的信函，他未获准入学。他对这次被拒绝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还在信封上恨恨写道：我被拒绝了。

踌躇满志的威尔第向当地政府递交了一份言词诚恳、情真意切的申请，请求获准以自费生的身份进入米兰皇家音乐学院。然而由于他已经超龄，并且因为过于紧张，考试发挥并不出色，所以他被拒之门外。

意气风发、满怀幻想和希望的威尔第几乎难以接受这严酷的事实，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十几年来，他忘我地苦学苦练，每时每刻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跨入米兰皇家音乐学院的大门。然而现在，他多年的梦想就在顷刻之间成为了泡影。这次打击令威尔第刻骨铭心。事隔多年他功成名就之后，这所学院想用他的名字重新命

名，他断然回绝说：“我年轻时你们不要我；我年老了你们也要不着我。”

受到打击的威尔第又师从温琴佐·拉维尼亚，为期三年。“这三年里，除了研究卡农和赋格之外，别的什么也没学到，没人教我管弦乐法或戏剧技巧等其他学问。”威尔第后来回忆说。威尔第决定刻苦自学，他亲自抄录大师们的作品并潜心研究。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敬仰的老师普罗韦西去世了。然而可怜的威尔第却穷得连回去参加普罗韦西葬礼的路费都没有。这时，巴雷吉和爱乐协会希望威尔第能回去接替普罗韦西的音乐指挥职位。而当局却任命乔凡尼·费拉里接续指挥一职。这一来，双方的支持者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而威尔第对此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他的支持者大为恼火。

在这件烦恼的事情发生时，威尔第也在阴暗的日子里交了一次小小的好运。他临时指挥米兰音协的《创世记》排练，他沉着自信，在演出中不负众望。这次成功为他后来多次在公爵府、米兰上流社会演出打开了方便之门。

不久，威尔第前往帕玛会见朱瑟培·阿里诺维，得到了一次考试机会。通过考试，他得到了这样一张证明：“他能胜任音乐教师一职，并可与任何职业教师相媲美。”这极具说服力的证明让威尔第谋到了乐长职位。生活之路似乎已慢慢平坦地向他展开。



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妮的油画肖像。

崭露头角

1836年4月，相爱多年的威尔第和玛格丽塔在布塞托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有趣的是，后来与威尔第齐名并成为他的劲敌的瓦格纳也在同年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娜·普拉纳结婚。夫妻俩寄居在塞雷蒂家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穷苦生活。

生活的窘迫和对成功的向往迫使威尔第全身心地投入《奥贝托》的创作之中。在《奥贝托》的创作中，他吸收了以前创作的《罗彻斯特》的旋律。在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奥贝托》终于写完了，然而威尔第在米兰上演《奥贝托》的计划却无法实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妮。这个女人后来在威尔第一生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斯特雷波妮十分欣赏《奥贝托》，答应出面向著名的剧院经理莫雷利推荐这部作品。在她的极力劝说下，莫雷利终于答应上演威尔第的《奥贝托》。

莫雷利：米兰剧院界的巨头，他的决定能左右作曲家的命运。他25岁闯荡米兰，当时他身无分文，不得不清扫垃圾以求生存。然而，他很精于钻营之道，从一个穷愁潦倒的清扫工一步步成为剧院经理处的头面人物。他在业务上十分在行，感觉十分敏锐，善于发现并敢于起用有才华的年轻音乐人。罗西尼、贝里尼等戏剧大师都与他交往密切。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皇家和王国剧院的总监察，从而成了斯卡拉歌剧院的老板。《奥贝托》的成功与莫雷利的大胆起用新秀不无关系，斯卡拉剧院也成为威尔第崛起的地方。



斯卡拉剧院的包厢内部，1844年。

1839年11月17日，歌剧《奥贝托》在斯卡拉剧院首演大获成功。威尔第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姗姗来临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使他忘却了创作的艰辛，吃多少苦、受多少累，都只为了这一刻。评论界也一致对这部作品加以表扬。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都没想到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将成为世界歌剧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奥贝托》的成功使莫雷利十分高兴地与威尔第签订了一个两年创作三部歌剧的合同。尽管压力很大，然而报酬是诱人的，身处贫困的威尔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他别无选择。生活就是这样严峻。



《奥贝托》开场的布景，斯卡拉剧院
1839年首演时，贝托亚设计

黎明前最黑 暗的日子

在威尔第创作《奥贝托》前后，玛格丽塔于1837年生下一女，取名维尔吉尼娅，次年，他们的儿子伊奇利奥也降生了。威尔第夫妇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中。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女儿在一岁多就夭折了。不到一年，心爱的儿子也被死神无情地夺走了。接连的打击使这个原本风雨飘摇的家雪上加霜。

然而厄运似乎并未就此止步。1840年6月，威尔第饱受苦难的妻子玛格丽塔患脑炎，不久与世长辞。一双儿女离他而去，如今，风雨同舟共患难的妻子也舍他先去了，威尔第犹如跌入冰窖中，内心的巨痛使他欲哭无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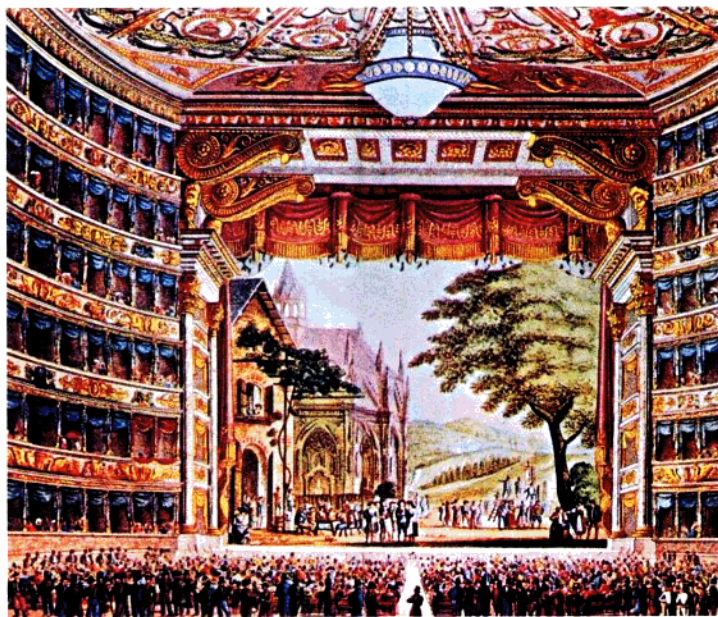
悲痛欲绝的威尔第心灰意冷，他不想见人，更不想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发呆。他的心里无数次怒问：“命运，你何以对我如此冷酷无情！”米兰让他伤心透顶，他决定离开伤心的地方，回到布塞托去。

然而，莫雷利虽然同情他妻儿相继死去的悲痛，但仍然要他履行合同。在生活的逼迫下，威尔第只得强忍巨痛，机械地创作了《一日为王》。这是一部喜歌剧，而以威尔第当时万念皆空的心情创作这样一部欢快的歌剧，无疑是十分荒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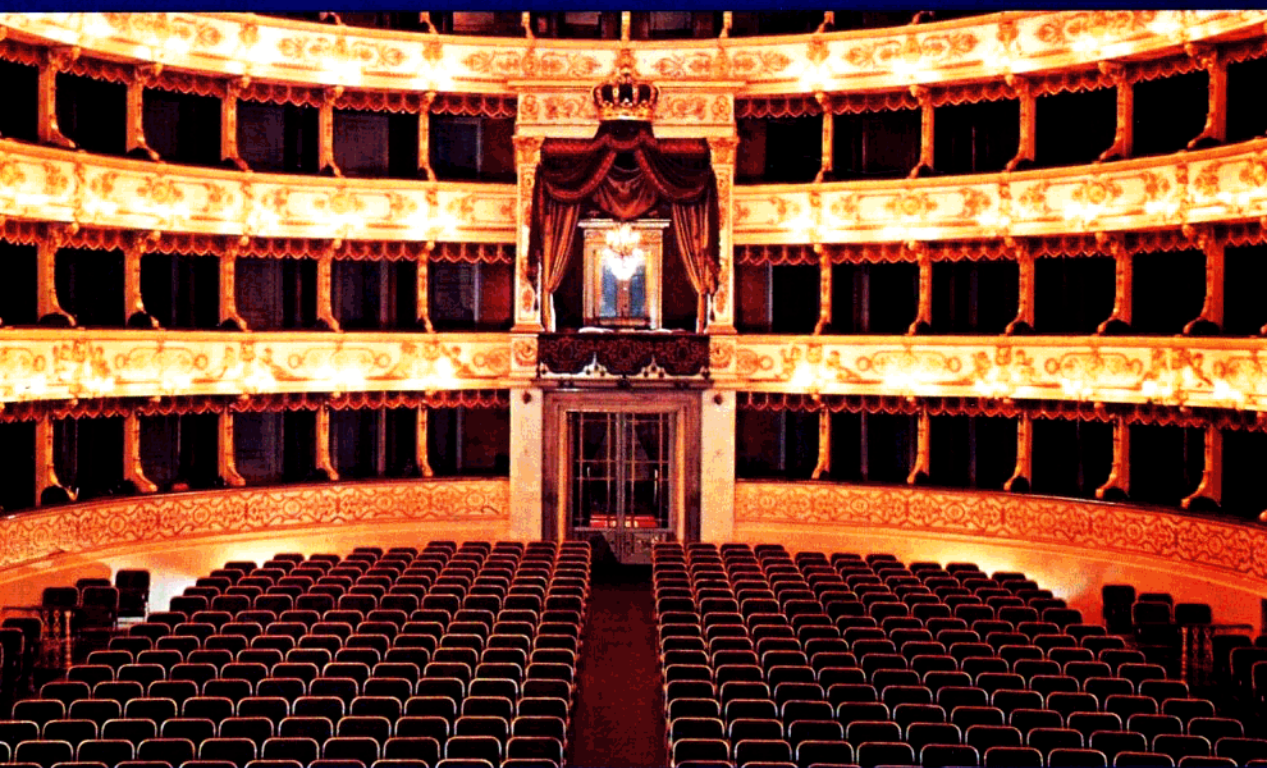
1840年9月5日，斯卡拉歌剧院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候朱塞佩·威尔第作曲、费切利·罗马尼作词的喜歌剧《一日为王》正式公演。

厄运再一次降临。演出彻底失败。观众们嘲笑，评论家更是群起而攻之，这部作品被贬得一无是处。原订的第二场演出因此无缘与观众再见了。

家庭的变故，首演的惨败，一个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威尔第沮丧绝望到了极点。他热爱的音乐不能给他慰藉，路途迢迢，不知何去何从。米兰这个他原来向往渴望的地方，如今他要离开它，他想让布塞托乡村的泥土驱散心中的愁云惨雾。



斯卡拉剧院歌剧开演前的内部景象



第二章

好戏连台

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飞翔，威尔第的名字响遍全国，飞越重洋，成功在汗水与泪水奔涌之际缓缓而来。灵感如泉水般汹涌而去，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歌剧，为中年的威尔第写下了不可磨灭的颂歌。好戏连台，捷报频传，人生的天空终于亮丽辉煌。

第一部杰作

威尔第终于没有离开米兰，一任痛苦在心中疯长。生活是由许多偶然因素组成的，但偶然性后隐藏着必然性。威尔第和音乐从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短暂的分离只能使他更充分地意识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

一个冬夜，孤独散步的威尔第与莫雷利不期而遇。这次意外重逢，后来被证明是威尔第音乐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以后，新的契机向他开启了。不管《一日为王》曾遭到怎样猛烈的嘲讽和彻底的惨败，莫雷利始终对威尔第充满信心。他把威尔第拉到剧院，将索莱拉的剧本《纳布科》交给威尔第。心灰意冷的威尔第还没走出家破人亡的阴影，对创作，他心有余悸。《一日为王》给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漫不经心地将《纳布科》随手扔到桌子上。这时，他眼前猛然一亮：“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这样的诗句多美啊，他被深深地吸引了。夜深人静，他却无法成眠，《纳布科》占据了她的全部思想。他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不等天

明，就把剧中的全部诗句熟记于心。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高叫：“我要继续创作，不能消沉！打击、失败算得了什么，只有从失败中崛起才使成功显得有意义。”

《纳布科》重新燃起了威尔第熄灭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纳布科》的音乐创作中去。同时，他坚决要求索莱拉修改剧本。性烈如火的知名脚本创作高手无法忍受初出茅庐的威尔第对他挑三拣四。威尔第毫不退让，竟把索莱拉锁在房里迫使索莱拉按照他的要求修改了脚本。修改后的《纳布科》显得气势雄健，极富戏剧性。



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半岛，民族主义火焰因而被点燃。意大利人民积极开展统一运动。



帕尔玛的雷吉欧歌剧院内部。19世纪后半叶，威尔第独自维持了意大利的歌剧传统。

《纳布科》的创作于1841年秋完成。为了能让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妮和乔治·罗科尼这样的大牌歌唱家加入演出阵容，威尔第坚决要求在即将来临的嘉年华会的狂欢季节让《纳布科》与观众见面。原来没做如此决定的莫雷利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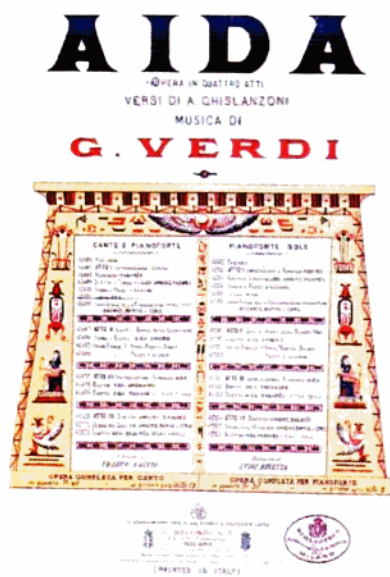
《纳布科》首先征服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它朴实无华却又震撼人心，它惊涛骇浪般的音乐、火一样的旋律、奔放不羁的力量都令他们耳目一新。

1842年3月9日是《纳布科》正式公演的日子。演出获得空前成功。观众掌声雷动，威尔第多次上台答谢观众的盛情。

《纳布科》的确不失为一个杰作，它的语言和音乐配合得



威尼斯风光。阳光充足、景色宜人的意大利，孕育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威尔第便是其中之一。



19世纪下半叶，由里科尔迪出版的《阿伊达》总谱封面。



拿破仑三世的纪念海报。威尔第的作品，使他成为意大利民族统一的代言人。

天衣无缝。全剧最激动人心的也是一开始就深深吸引威尔第的合唱曲《去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在19世纪的意大利歌剧中，没有一个合唱曲如此直接有力地发挥戏剧作用，也从来没有一个合唱曲的语言是如此自然朴实，毫不雕琢，因此，当此曲一出，即广为传唱。在《纳布科》中，还出现了威尔第式男中音原型的一个精彩示范：雄辩滔滔与深情款款两种对立情绪的结合。

伟大的作曲家罗西尼盛赞威尔第是“我们当中惟一能写大型歌剧的人”。唐尼采蒂更是连声称赞“好极了！极其精彩！”

当然，《纳布科》的巨大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当中的一段歌词唱出了处于法国统治下意大利人民思念家乡和渴望自由的心声。

啊，我失去的祖国多么可爱！

我对她的记忆如此鲜明，她的劫难如此沉重！

《纳布科》比当时任何一部歌剧管弦乐团规模更加庞大、气势更加雄伟、更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这出歌剧里，威尔第的艺术生涯才算找到了新的起点，而其中的音乐也蕴蓄了威尔第后期乐思的种子。《纳布科》的诞生标志着一代歌剧大师由此崛起，意大利歌剧已翻开新的一页，一个新的音乐时代即将到来。

成功的背后

《纳布科》的首演成功，促使这部杰作在短短的时间里被几十次搬上舞台。观众毫不吝惜的热烈掌声、评论界如潮的好评虽然让威尔第饱尝了胜利的喜悦，但他并没有飘飘然。他清楚地知道：人们需要的是好的歌剧，要想永远受欢迎而不遭淘汰，惟一的选择就是写出更多更好、更为人们喜爱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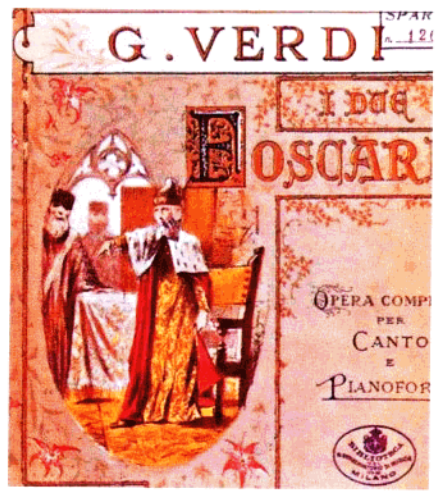
《纳布科》的成功，为威尔第打开了通往上流社会的大门，名门贵族都以与他结交为荣。威尔第生性孤僻，不喜结交权贵，他穷苦的少年时代使他对上流社会有很深的隔膜，他除了参加必不可少的应酬外，决不抱希望能与这些人结成朋友。但是安德烈·马费伊骑士及其夫人克拉里娜却成为威尔第的终生好友。

克拉里娜是马费伊伯爵的夫人，她比她丈夫小16岁，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由于马费伊的风流韵事，克拉里娜对他完全失望，爱上了一个知名杂志编辑卡罗·田卡，两人的恋情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接受。克拉里娜在米兰经营着一家最耀眼的沙龙，这个沙龙体现了马费伊伯爵的文学品味和她自己对政治的关心，她襟怀广阔，热诚待人。她的沙龙有50年之久一直是米兰社交圈的焦点。

另一个为威尔第打开大门的著名沙龙是由朱瑟琵娜·阿琵亚尼主持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沙龙，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三位意大利首屈一指的作曲家——贝里尼、唐尼采蒂和威尔第。

因《纳布科》的成功而大为盈利的莫雷利让威尔第为自己下一部歌剧开一个价码，在斯特雷波妮的建议下，他比照贝里尼11年前写《诺玛》一剧的稿酬，填下了8000奥地利里拉这个极有意义而又显示自己身价的数目，得到了莫雷利的同意。

紧接着《纳布科》，威尔第创作了《第一次十字军中的伦巴底人》，剧本在检查中遭到来自官方和宗教的双重阻力，但最终仍在1843年2月11日正式演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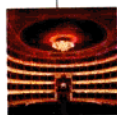
威尔第的歌剧作品《伦巴底人》的乐谱封面。



威尔第1844年时的模样，这一年他的《厄尔南尼》在威尼斯广受欢迎。



公爵夫人玛丽亚·露易莎肖像。威尔第的歌剧《伦巴底人》就是献给她的。



唱《主啊!从我们出生的故乡》唱出了人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因此,演出结束时,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如潮。如果说《纳布科》的民族意识只是作者一时直觉使然,那么在《伦巴底人》中则分明有意地增强民族意义色彩。这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但《伦巴底人》终究没有取得《纳布科》那样的成就,虽然它有“散见各处,犹如吉光片羽的神来之笔”,但是“《伦巴底人》的音乐可以大胆地比喻为奔腾于岩石与许多阻障之间的湍流飞瀑,有时我们可以看到江流滚滚前去,

有时则潜遁于地下。总之,它流得并不清明顺畅”。

出于当时现实的考虑,威尔第将《纳布科》献给奥地利郡主阿代拉伊德,把《伦巴底人》献给帕玛公国执政的玛丽亚·露易莎。

《纳布科》和《伦巴底人》的成功,使人们翘首以待威尔第更伟大辉煌的作品诞生。

独树一帜

威尔第继承了意大利辉煌灿烂又活力充沛的歌剧传统,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极力凸现自己的创作风格。但由于受到罗西尼、唐尼采蒂的创作影响和一些陈规陋习的束缚,《纳布科》和《伦巴底人》中虽然可以看出威尔第式歌剧的影子,但毕竟没形成独特的风格。直到《厄尔南尼》出现,威尔第才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

《厄尔南尼》是威尔第谱曲、法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韦写脚本,改编维克多·雨果的《艾纳尼》而来。制作过程中遭到了来自检查机关的阻挠,但威尔第毫不妥协。他还换掉了男高音多明哥·唐提,他的演唱让威尔第大为恼火,因此由卡罗·瓜斯科主演。

一切准备就绪。一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新歌剧就要问世了。首演前,威尔第既对此充满希望,同时又害怕意料之外的失败,他说:“别看我表面很平静,可是如果这部歌剧失败,我一定要砸破自己的脑袋。我忍受不了失败……”

